西園聞見錄

校印西園聞見錄緣起

張萱西園聞見錄一百六卷見千頃堂書目史部別史及明史藝文志史部雜史世罕傳本民國二十五年本社得三山陳氏居敬堂藍格鈔本不避清諱當是明鈔有開萬樓藏書印記審爲汪啓淑舊藏據萱崇禎五年壬申自序緣起謂曾選刻內編外編雜編各二卷今未見傳本亦不見諸家著錄蓋泯沒久矣其書據陸自嶽序稱爲百二十卷萱自稱百卷經徐世儀更訂爲七十四卷今陳氏所藏實一百七卷或後來重訂大抵上起洪武下迄萬曆內編以表德行專重行誼外編紀政事依官爲次始內閣翰林六部臺諫以及外官然後分衆事以隸之其方伎之屬無所歸者則爲雜編意在因事存人因人見事復各分言與行爲二其爲書足與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競爽雖考辨之精容有未逮而採摭浩博則遠過之觀其所紀多非今所習見則原書已亡幸賴此書而存者也信爲考明事者所必參稽惜沈閟已久學者每恨無由得見本社不敢自祕乃謀爲之授梓順德李氏有光緒間傳鈔本展轉借閱

知陳本殘蝕字句而李氏本缺卷凡十有八其餘互有得失未必同出一本而皆錯譌百出幾于不可句讀因屬本社研究員曹詩成君發兩本對校復由導師鄧之誠先生重加訂正其顯屬筆誤者則逕改之不則正以他書其不能改者則仍之以見矜愼大約十得八九其次第顚倒一事複出者復稍稍董理然後此書粲然可讀隨校隨印閱時半載始克觀成欣然爲志緣起願與海內外讀者共之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哈佛燕京學社謹識

西園聞見錄序

西園公家博羅與余家蘭陵者限南北西園公於博羅稱達尊與余於蘭陵爲後學者又年上下載玫西園公以博雅推祕省旹當神宗朝戊戌之二十六年與予後學又十二年生又十年始通籍者旦格格若左紿予習爲經生言也謬意學古有待旣而服官歸善簿書勞勞有人民有社稷亦可佞曰何必讀書然終以太乙老人不復當吾世再見怏怏亡何西園公移書至壽予大父五十追原厥始盍自歲曁榷關太封公五十幾半誠哉是言予不益瞠乎後耶予幸從邑大夫後親西園公一代典型若湯文則聞而知之也若予一人不已見而知之乎啞然笑亦復沾沾然喜自以爲可謝吾孟夫子未也斯文謂何西園公早已志之西園公之言曰吾向以老公車直祕書而設負此千載之一時不韻亦著有十五簏矣天不憖遺一書舉畀秦火吾又不忍湮滓告已退而著西園聞見錄凡百二十卷苦志凡二十餘年尙然鋮藤襲之以私所好訌惟不韻亦不廣且遠近索抄戶已屨滿借一瓻還一瓻殊覺勞擾曷

若舉而付諸梓已又瞿然於工作之浩費謂制府姚江王公卽捐有八十金經始尚需四百餘金告成夫以西園公少長書史賣金買書旣仕又以西省制作見書忘金及官歸仍閉關爲玄晏不履邑不言事不干謁請不苞苴行者直廿餘年而猶然期一力鍰之隻手獨拍其何以堪且是刻成其於金匱石室耳罕聞目罕見之秘悉自內篇外篇雜篇凡百二十卷中了了備載可令賢者讀之識大亦可令不賢者讀之識小就西園公見聞以擴後學見聞詎惟予一人是幸蓋將以流傳天壤各授一簡於梁王兎園而敢靳邪呼之力其弗以共襄厥事願予署懸魚久矣方今害馬爲祟類欲得民而甘心之匪輦金都下爲一身計陞遷卽輦金里門爲子孫計長久而獨予官兩載無能積一金助鍰正恐西園公知我未必知我如是之深會予覯留攝篆博邑卽日下令國門敢有藉口耗羨傷吾民以重傷吾志者罰無赦竭幾晝夜力爲博民大破天荒掃盡從來積蠹一時士民之爭輸納者騰湧不數日完賦三千謬以爲一念之冰蘖所致比拆封尚浮正額一十三兩左右曰此得之併

封非耗羨也予正色斥之使予志不在耗羨而猶在此三器併封其何以
正告博民曰吾充類至義之盡如斯不若持此以助鋟書資而俾郡之
敎詩書說禮樂者家寘一編其利爲尤溥耳因笑謂西園公西園公唯
唯命序之夫序則安能亦聊以見吾署博時之所志焉而已矣晉陵陸
自嶽題於羅浮公署
四月初一日縣主陸又捐俸拾兩助刻

西園聞見錄緣起

余往家金陵獲交故大司寇王公世貞數爲余言李賓之最稱儁才而北地信陽皆不振弇州山人老矣當世得失之林子其勉之盖讀子廣陵懷古詩諸小序及他古文詞謂孺子可與言史也復移書左司馬汪公道昆鉷中誠有意於班馬之業乎不可當世而失張生余謝不敏然二先生命之矣久之二先生皆捐賓客歲戊戌余乃通籍西省時有正史之役謬爲當事推擇竊幸獲窺金匱石室之藏後死謂何昔魏收願直東觀鄭樵求入祕書今之日嶺外老公車千載之一日也故視草之暇即覓書儲節略累朝實錄自洪武迄隆慶凡三百卷私名之曰西省日鈔不敢言實錄也竊以己意詮次之凡十之三卷凡一百亦名之曰西省識小錄臣不賢不敢識其大也書成不獲司寇司馬二先生讀之自以爲悵徙官版曹分司吳關單騎東急還里迎先太安人就祿取道金陵以八年所槀之筆諸內制及諸譔著凡十五簏寓舊館人妄意抵關移還署中忽爲舊館人隣居祝融奪去西省日鈔及識小錄皆付秦

炤矣此昔者余友王稺登詛祝融文所爲作也歲辛亥罷歸交絕途窮
遂初已賦桑榆雖迫筆硯未荒家稍藏書尙可詮次乃復採摭前言往
行自洪武以迄萬曆爲西園聞見錄則大小皆識以俟後之謀野者不
敢言史也客曰園公豈以李陵竇憲餘波常及人乎余竊否否談何容
易神宗龍飛張文忠公居正欲譔國史首推轂者司寇司馬二先生疏
且上人有間言婁東新都即史才非史局也奈何局之外令越俎局之
內令曠員二先生亦輒沾沾自炫以媒自攝文忠遂中變以寢其議久
之陳文憲公於陛復以國史請報聞開局矣第問史局不問史才無何
文憲去位時史局惟葉公向高有四夷志焦公竑有經籍志餘所受簡
皆未有聞此非才之難則史之難也今我朝以史行世數十餘家其能
成一家言者鄭端簡公曉吾學編薛公應旂憲章錄陳公建皇明通紀
最顯著于嘗攙入西省以累朝實錄考之往往不合即昭代典則皇朝
典故紀聞皇明名臣言行錄皇明名世類苑與弇州山堂別集弇州史
料諸書亦彼此互異恐未必皆出弇州之手也故大司馬孫公鑛嘗以

書與學憲余公寅謂弇州不論何事出其手便令人疑非眞史之難如
此蘇子瞻曰文章之任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歐陽永叔以是見付不
敢不勉然劉道原欲修三國志未果子瞻謂壯輿子可爲之壯輿曰公
曷不爲子瞻曰某不是當家曾子固隆平集宋史也當家矣亦止言集
不敢言史西園公何物聞見之錄惟小者皆識敢以史言乎錄凡一百
卷而以言行分類史不以類而言類者自別於史也讀者亦曰良工苦
心第宋文憲公濂與危學士素纂修元史不能盡得勝國遺事日袖餅
餌果核就諸老兵劇談博採而後元史始成今讀之尚有遺憾予拮据
此錄苦心二十餘年第一耳一目而已能有傾筐盡授如蔡伯喈之於
王仲宣乎能開局辟召如司馬君實之得范夢得歐陽永叔乎問者郡
大義父與徐公儀世在郡日嘗遣書傭數人居西園數月鈔去更訂爲
七十四卷欲梓行於金陵公諸謀野余數以書止之此白鳥腹中物也
幸毋嬈剞劂氏令蘇子瞻曾子固及王汪二先生地下掩口丁卯秋日
張萱題

是錄也海內朋游聞而知者數四寄聲宜授諸梓以公同好未有以應也歲辛未按臺嘉興高公諱欽舜首捐二十金壬申制府姚江汪公諱業浩亦捐八十金檄邑大夫謄寫是錄及西園彙史以進予聞命廣召書傭授簡十未及三制府以讀禮行矣復以書見屬二書完抄當寓於嶺西左轄吴興王公諱道元以見授也余固以來貲璧完公曰君却此貲豈欲不穀亦却此書乎予九頓唯唯公行已一月聞見錄始完抄而彙史甫抄十之二夏六月始緘聞見錄馳上左轄公郵致姚江若彙史尚需異日以副制府之命時諸當事者亦相次移書郡縣謄進聞見一錄未免郡縣煩勞況多書傭訛舛再加詳訂欲付剞劂應彼四方之以一瓻來者第計其工力即制府八十金以經始之尚需三百餘金西園老農竭力耕田仰供賦稅瓶粟既難於宿舂且婚嫁未畢索飯者日啼門東能令剞劂氏復居肆乎不得已拮据賦稅之仂積鐵累微先鐫總目及內篇外篇雜篇各二卷有索抄者先以此六卷應之曰當有同

好惠然捐貲舉全書相次災木矣無庸索抄借一瓻還一瓻以蹈彼此皆癡之誚亦西園老農所爲操豚蹄而祝篝車者乎若橐史之鐫其工力當數倍此編彼西園史餘鐫且中輟於橐史又何望焉壬申秋七月識小野史又題

序終

門人姚日昌監刻

西園聞見錄總目

內編

保家 治生 攝生 歸全 行樂

外編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卷之二十九

翰林 經筵日講 宮寮 史局

卷之三十 吏部一

銓授 愼擇 資格 惜才 惜名器 重外任 久任

卷之三十一 吏部二

異途 起廢 任子 考察 恩典 黜斥 推薦 延納

總目終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目錄 内編

孝順前

前言

往行

陳洽　徐允讓　王忠
陳圭　王溥　鄭淵
喻德昭　吳總　莫轅
沈伯剛　戴君用　魏文昌
史五常　范從文　危貞昉
朱煦　梁德遠　趙孝先
朱昱　瞿嗣興　方克勤
程通　楊敬　錢英
鄭克敬　孫緒　蘭芳
卓敬　洪祥　周炳
易楚誠　凌餘慶　顧淳
孫毓　王中　陳汝楫
顧仲禮　王希曾　王讓
王紳　蕭邦現　李得成

杜謙　鄭鋐　榮瑄

劉鈇劉釪　龐景華　吳與弼

劉珝　王華　陳雍

徐溥　熊翀　劉稱

張懷禎　陸容　劉閔

林俊　李方　林齊民

陳思禮　儲巏　何景韶

胡汝礪　姜昂　周昇

夏鍭　沈忠　郭英

吳凱　閔玄　李大綱

何鑑　余全　汧陽安裕王

朱希周　王震　華雲

羅欽德　石鼐　林鄂

彭澤　沈瑤　盛全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雲間 張藎臣子念甫 訂

孝順前

前言

方孝孺曰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甘美可以爲養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亦難矣果能若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

又曰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

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盡其心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皆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者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者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世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狥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又樂壽堂記曰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覩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餘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也幸而得親之在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凊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况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

貴欲養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臨海王君文俊雖喪父而二毋皆康甯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纔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

又勉學詩曰藹藹桑梓樹遲遲杖履音未瞻父母顏已起恭敬心樹木手所植杖履身所任此物猶足重况彼鍾愛深父愛我亦愛不問獸與禽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侵

又詩曰內則記孝養檀弓著哀思寥寥三代音於此猶見之我欲繪作圖豈乏丹青師丹青狀形體性情那可爲冬夏適温清芳鮮在盤匜二親未飲食知子渴與飢奈何報本心限以百歲期飛鳥失其巢尚且鳴聲悲創鉅痛亦深衰麻交涕洟聖王爲制禮進退隨天時千人萬人心一人心可知又曰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顧盼之百憂爲爾忘

推此慈愛心比同春日光陽和透地脈草木俱芬芳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堂嗟我力何短父母恩甚長

陳獻章曰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於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違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

李東陽曰刲股之事昔人論之詳矣大抵善之者謂以身報德爲孝疑之者謂毀身輕生爲非孝予則以爲亦原其心而已苟其心誠且逼譬之救焚拯溺觸赴湯蹈火以求益於事不得與以死傷生者比君子於此固當有取焉且天下之語辞色忤食稻衣錦者何限不彼之責而責此無亦自比於不孝設淫辭而助之攻乎故鄂人之對說者以爲非韓昌黎所作或曰彼見其時習而成俗故矯而爲之辭其言聖人所未先爲者不可以立法垂訓則雖非韓出亦理之不可易者也顧爲天下計者不必使人皆有是行而願人之皆有是心苟有是心擴而行之無所往而不爲孝也

何孟春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孝感之事史冊繼書蔬菓非時而得藥

物不期而會泉出舍雀入幕苗再生鯉雙躍諸如此類未易縷指此非天神之所爲以相孝子之心者乎而劉殷之粟沈震楊範之米郭巨之金趙雋之錢乃至爲之顯識而畀之夢寐而告之神理一至是耶天雖高其視下其聽察誰謂天道無言

又曰韓退之歐陽生哀辭云詹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退之此言特欲解其父母之悲哀而安死者於地下耳非正論也世有違親養而遠遊不幸有吳起之事者借此言以自解其不爲萬世之罪人乎春故曰退之此言非正論也退之他日答陳生書謂君子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爲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取爲親之羞者惑也夫陳生之不得不足爲親羞則歐陽生之所得不足爲親榮也可知矣爲人子者盍觀於斯

又曰孟子與氏等君子之所樂三而父母俱存爲之首至謂王天下有不與焉事親之樂蓋人生至幸舉天下不足與易而不可必得焉者而

吾二親得齊壽高堂耦俱無恙區區於愛日私當何如哉古人有以貧養者啜菽飲水盡其歡非必甘菽水而九鼎三牲爲薄也力之所至有樂地也韓退之乃因歐陽生而唱爲離憂志樂之論使功名士借口而違養焉今有王陽李密吳起庾純温嶠並生於世吾不知其父母果孰爲無離憂其志樂也舉天下物不足易吾事親之樂而吾遠去膝下必有得而後歸曰爲父母樂何哉詹在京師久有摘其詩謂他有所戀者而退之美其以志養志毋乃曲爲之地也乎黃庭堅和王稚川歸夢之詩勉其歸養得朋友責善之義春讀之而竊歎以爲賢於退之以其能愛人以德也

又曰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二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𢫬而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爲表孝行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曰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故覺不忍君子羨之況子孫乎

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知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與亦徼幸於偶耳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宋文帝勅表世通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曰不履於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祊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

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事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太祖之教所以立教於天下者尙矣

崔銑曰父母鮮不正訓其子者巨盜宿猾垂死亦知戒子勿效其爲也況於德父令母之言乎子能守親之訓皆爲善人矣

楊文懿公守勤與王惟臣書曰即日夏暑遠惟苫寢之內百憂薰心矧此炎赫何以堪此比有朝廷起復仍典內館之教人之欣羨僕軒而從之至者衆矣獨僕竊料執事之必不起也何以言之三年之喪上達天子金革無辟之說或謂出於漢儒然世之奪情起復者皆冒利忘孝之徒公論不容極詆痛排載之史冊百世之明鑑也今乃視爲典禮世不駭其異而反以爲榮輸俗至此可爲慟哭然近日陳太史緝熙能守禮不起羅太史廷魁能昌言李相之非曾謂秦無人乎夫陳有修史之命李當內閣之任其事皆重於教內館者然禮不可起也人之所以殊於

夷狄禽獸者惟禮耳陳李之賢否於是乎見之執事之賢宜追前古而曾今賢之不逮乎僕以是策執事之必不起也向者内館之命僕初聞駭嘆以爲汙辱亟欲辭避徐而思之文武僕御罔匪正人漢世侍郎亦用儒者今俾貂璫之徒早服詩書禮樂之誨意猶近古兹本祖宗之制有司遵用久矣正如宋之奉祠雖道學諸儒不能不就也故勉而受命然心恆不屑而無間可脫今始得以滿攷爲辭而力脫焉若蟬脫於汚濁若魚泳於清冷若仙子之謫降塵凡者復歸於清都紫薇之天也執事能復爲僕之所不屑者耶史事告成計在九月倘執事急至僅足滿攷需選恐不能與陞遷之命借至十月而獲與焉從五之與正五纔半級耳比而得禽王良所羞千駟萬鍾奚加於我矧區區半級曷足顧耶或者謂執事不起恐負方命之譴夫君子經德秉禮豈爲利害而遷況今上聖性寬厚仁覆如天公卿大臣樂成人之美其不加罪於守禮之士也昭昭矣又何懼乎執事初以童子擢高科登翰苑學豐而才達負令望於天下今一起則衆議叢最之大節既虧他美莫贖一不起則令望

益揚台鼎之陟有不難者僕惟執事見理素明秉禮方固必不爲羣言
所惑然猶不已於言者友道蓋如是也叨叨不罪
呂柟雒氏重慶堂記曰孟子謂父母俱存一樂也人之有此一樂者亦
多矣胡孟子言之難吾子知之深耶人少不知學長而無聞不足爲父
母喜又其甚者邪侈頗越蠱心毒身仇戚賊黨爲父母憂此雖父母存
又何樂之有故孟子次第三樂言必得二樂三樂然後爲能知一樂也
姚淶曰昔鄂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
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
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乎一股
之剔哉呂黎又謂陷於危難忘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
所謂危難者禦患復仇類也今覩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
焉則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
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濱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
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用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推其情而

直以毀傷爲罪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是死周公且爲之而願斬於殿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絕滅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

魏校答友人求墓誌文書曰吾兄立德足以顯親行狀之文自當傳諸不朽間有一二可疑者敢有請於執事如敘生祖母孫其辭不無回護而意則彰矣孝子慈孫之心無乃有未安耶舜後母之頑只是他人見得知此舜則負罪引慝至誠爲之設或告曰汝母不慈舜將愀然不忍聞也今未知吾兄所以致隆於生祖母者果能如其所以事嫡祖母者乎萬一有所未至則於大倫毋乃有未盡乎嫡祖母生祖母稱謂皆據吾兄立文而叔父獨稱同產弟瑄其後再見皆斥之毋乃失恭順之禮乎兄弟之子猶子也吾兄能事之猶父乎處偏待下等語無乃令自疑夫繼母不以慈處吾兄弟舜之負罪引慝肯爲是言乎凡此愚意皆所未安故敢有請願吾兄反求諸心寧過於厚無寧過於薄也

陳絳曰或問女子截鼻割髮以全貞人子刲股割肝以爲孝同乎余曰截鼻割髮女子率其貞而爲也不愛尺寸之膚以養其大也割股刲肝毀親遺體無益於親而祇自爲名耳曾是以爲孝乎故皇極之世勿旌

又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楊子云事父母自知不足者惟舜乎孝至舜與曾參可以無遺憾於爲人子矣而孟子僅以爲可楊子且以爲不足也此蓋本舜與曾參之孝之心而言也人子之於親其心寧有既乎今世俗事其親曾不能萬分一於古人之末節而哆然詡以自張至於廣求詩歌以播縉紳之譽乞哀當路以邀門楔之榮吁亦不知其何心矣南史梁吉翂請代父死帝赦之後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是乃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古之純孝者不難於以身代父尤不欲以父取名而今之事親者乃欲借父以取名因名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爲重於親也其可乎

魏良器曰理無定在親之所安卽是理孝無定在心之所安卽是孝

或問父母既沒欲孝無由徒抱終天之恨如之何劉仕義曰常念父母之訓敬守之而不忘此可以言孝矣春秋有刺客朱明者膂力絕人使氣好鬬幼年父喪寡母在堂臨終將所服之襖所持之杖遺明妻留言曰我死之後爾或剛狠生事猶昔爾妻穿此衣持此杖來諫卽同母也念之哉厥後每與人競妻輒着襖持杖前喝曰毋得起禍明遂納氣而歸雖挫辱於人不較也於戲若明者可以稱孝矣

朱以功曰羅豫章先生論舜之事瞽瞍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只此一語可以傳千古而大有功于名敎也爲人子者人人當着此語在胸中方免不孝之罪矣

又曰人倫之間不無難處者然當思古之人又有難處者以自解則自不見其難矣如父誠有不慈者矣設以其身處於焚廩掩井之間則人人皆慈父也後母誠有二心者矣設以其身處於單衣御車之時則人人皆親母也兄弟誠有不良者矣設以其身處於謨蓋入宮之際則人人皆悌弟也卽遇其甚者又當自反諸身我果能竭力於親如舜乎否

也我果能如閔子事後母如所生惟恐其去而寒二子乎否也我果能親愛其弟憂亦憂喜亦喜如舜乎否也如此則惟見不足之在己而尤怨之心自不作矣

又曰事親不可以自由也一有自由之心便有逆親之事

又曰人苟爲善則稱之者必曰某父積德之報也苟爲不善則祖父雖非不德而人亦必摘指其疵以我之善彰祖父之德孝孰大焉以我之不善累祖父之德不孝孰大焉爲人子孫者不可不省也

黄省曾與友人書曰事親以榮人子第一義不意足下高朗之士而有此鄙昧之談也若然則孔孟之卒老不可以爲子而凡鷙賊而軒冕者皆升於純孝之堂矣況今青雲之客往往驕悖其所生而二人者以其貴也反低首下氣而不吝遂有終身仕宦而不得一日周旋於菽水者孝惡在乎夫孝者出於性分而何榮卑之問昔舜之未有天下也躬服歷山之耕以養瞽瞍而烝烝之名不在被袗衣而始加之也噫爲人子者修身潔行不汙踐而苟蹈希於上哲不辱其親以所養而養斯亦已

矣榮者能之則孝歸於榮者卑者能之則孝歸於卑者雖居販芻蕘之人亦可以肩曾而跨閔也而况學古以明道者乎且學古明道者其名當日月於天壤而父母之名因亦隨之而無朽如叔梁之稱耀於世家鄒母之賢光於列國者良由孔孟爲之子也使仲尼非聖軻氏非賢則其親草木也由此觀之孝莫大乎是子略而不言乃規規於一爵一官之奉以爲孝此誠習俗之陋而非所望於足下者也

又曰禮之不忘修君父之仇何也修之者禮也彼小人者僅知日修己之小怨而不知修君父之大仇也君父者死矣蘊憤乎重泉不得而言吐也結恨乎壤臺不得而躬報也其臣子者追之念之愴之傷之哭之泣之體其心而修其怨焉伺瑕而動乘間而舉忠孝之術也苟不能矣則志之心以終身焉又書之策記以詒其後焉雖歷年之久必有起而修之者矣

徐文貞公曰凡爲人父須是能教子以善乃謂之慈爲子須是能繼父之善乃謂之孝故父不可以己之時命不遇遂謂善不必教子不可以

父偶不遇遂自懈其爲善之心如范滂所云猶是無定見之說不足誦
也

陳氏述訓曰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送死惟棺爲急恐遇暑月難以久於暴露故人子當度親病速爲治之今人有生時自製壽器者不爲無見雖有稱家之說不可太泥古人云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以余論之不得爲而爲之其失也厚得爲而不爲其失也薄爲人子者寧處於厚顧可自處於薄乎

或問吳康齊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乎泉先生曰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晉之王祥王覽是也一家雖亂亦有一身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李元薦曰割股之事雖不可以爲訓然每見刲股者未嘗不隨手痊瘥以此見一念眞誠神明自可感格古今如是者不可勝紀嘗聞割股者云肉脫有聲瘵疾即驗者刲肉處不甚痛亦不會腐舉心誠孝神明儼

然奚可玩褻視哉

周思久曰昔者孔子沒門弟子哀思之往從冢而冢者以百數而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則廬墓從來尙矣夫弟子於師猶爾況親乎獨疑割股毀傷其身非孝徐思之不然孝以立身爲大身苟不立卽骸骨完亦喙息蠕動者耳夫何取苟立矣卽剖心碎首非不愛其身也何言封股

謝杰嘗巡撫贛州有武弁不孝者二人乃述歌以戒之曰人生非空桑受氣本於父成形藉母慈兼稱恃與怙北山爲之歌蓼莪爲之賦沒則恥缾罍存則陟屺岵駸駸詠來諗偕偕憂靡盬昔賢豈無因拖此終天慕睠惟父母恩海量天爲度百身不能酬百喙不能數幼日恐兒飢爲兒勤乳哺長日恐兒愚爲兒擇師傅捐之備艱辛誨之循矩矱衣欲兒之煖己身甘破故食欲兒之飫己身甘荼茹爲友備殽核爲師虔修脯富者任從容貧者費區處只願兒成立光大親門戶亦冀兒服勞侍養親遲暮愛兒心甚慇望兒情亦苦胡爲爾冥頑全然不開悟受恩恩不知受教教不願不與孝順偕偏與忤逆侶有母忍加譴有父忍藏怒生

世受飢寒人言或箠楚有客相贈遺凌奪靳不與己物不奉親親物翻爭取四時遭僇辱終歲困貧窶乞食大坊市羞殺同曹伍哀哀劬勞恩視之若糞土爾亦有妻孥爾亦有婦孺今日薄於親他時還到汝胡不如皐魚胡不如季路胡不如王延胡不如郭巨胡不甘旨充胡不斑襴舞胡不饌雙魚胡不舂三釜不見羔與烏不見豺與虎彼尚知跪乳彼尚知反哺彼尚知報本胡爾獨乖忤憑我三尺劍斃爾如腐鼠獨念紈袴兒禮教原非素不教勿遽殺聖賢事斯語緣之作孝歌字字瀝心膂令人互勸戒與爾相同護一歌聲孔悲恩勤極覼縷再歌聲孔揚孝道業已具我歌復何爲聊爲二弁助歌者口如荼聽者淚如雨苦海浩無邊回頭即抵岸泄泄與融融彼此爰得所不然躓迷途終必罹罪罟旦夕如不悛視我刀與斧

王文肅公題陸孝子冊曰予讀詩至鍾鼓聲聞而感匏巴伯牙之事夫以琴瑟之調諧鳥獸應之況凜凜篤行君子其感動天人豈虛也哉以予所聞陸孝子蓋市道賈人微甚乃其養生哀死一何善始善終也嗚

呼方其焚香籲天叩心稽顙舉肝膈中無留物者獨有親耳自其一身妻子不暇知而暇求區區之名爲及夫帝歆神聽而陸孝子之母猶得遷延假息於數十餘年夫寧惟寃號慘痛之辭爲足以取憐哉誠志一動氣精誠極而神理通也當是時知陸孝子者天耳獨行蒲伏非灼于耳目也匹夫夜呼非有金滕之筴可起而觀也就其親霍然病已亦不知其子作何狀也更數十年親以天年終孝子方痛心裂胆恨其祈求之不終遂而悼其始之或有失也若此者宜其遂湮滅無所著稱而卒之縉紳大夫慷慨矜名義之士相與烝烝嘆誦駢湊而彙積且復爲繪圖張其事豈不亦盛矣哉而世謂屋漏可欺暮夜無覩必不然矣

沈懋學與李義河大司空書曰相君之不奔喪固留自朝廷竊謂伏闕苦陳暫求歸葬聖心猶或可回乃請之未懇遽爾辭祿謝恩而七七期中竟于喪次議政相君之心安乎况臺省言官也力能言則言之不能則調停其間私爲勸駕又不能則但漫無可否亦庶幾足以自全而顧欲交疏留之以脂韋爲結納之計而不顧百代之綱常以職掌爲富貴

之資而不惜萬世之訾議奈何其見之左也相君意已不欲歸臺省諸君復堅其不歸在相君固非所以自愛而必欲其留亦豈所以愛相君耶不佞謂相君之歸必不可無而臺省之疏尤宜亟寢諸君即思鑽食之斯語終不易矣明公相君所親信而諸君所矜式者萬惟以忠孝相提挈曲爲周旋顧正人心默維國是蓋在此明公其圖之

黄淑清與顔紫山水部書曰今俗以仕宦丁艱爲放假蓋謂縻官日多不能肆綴只一居喪當爲暇日利田便舍肥肉大酒言出而莫違意着而羣應入耳驗目大都如此昔東萊在艱講授陸象山已議其非何今昔人之相遠不啻雲泥也

往行

洪武七年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兹冬氣向深草木摇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上宜各施歸歸即遄至無久淹也仍命左右給内府錢以爲道途費

張德懋黃梅人當元末兵亂負母走唐山深谷中日置母石中坐丐酒食諸賍味聚享之復歌且舞令母歡以爲常母死瘞廬左哀慕終其身
陳興嵩州人故元鎮撫洪武三年庚戌放歸嵩州養母仍賜白金衣帽先是上遊後苑偶見巢鵲卵翼之勞嘆曰禽鳥劬勞若是况人母子之情乎下令羣臣有親老願歸養者聽適興被俘來京因奏云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歲乞歸養上卽許之與陛辭上顧謂侍臣曰陳興雖武夫朕聞卽愴然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離遠耶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無微不燭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皆趨于孝此風化之本也
右柱國曹國公李貞盱眙人尙太祖皇姊長公主李文忠之父篤于孝敬太夫人性嚴貞微忤其意輒加叱責貞嘗侍食值太夫人怒投其食器于地貞徐拾之食如初恭敬愈至
丘鐸字文振祥符人父誠元至正末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弟鈞爲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母有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

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
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于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
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
鐸在斯其地方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云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由舉人卒業太學入內廷書制誥擢戶部主事
歷官戶部尚書謚忠靖性至孝少失怙母太夫人守節公終父喪即出
教里塾取束修以資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問太夫人起居公退非有
客不離親側爲主事時大爲尚書郁公新所委任會大朝覲執政大臣
劾諸司之怠事者有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公因奏公主
使郁上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算生罪甘萬死上意解宥之
惟逮諸書算生于獄劉計不行復以公事部事爲言上察其奸幷誅劉
三載秩滿吏部引陛見公跽面陳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乏僕從
乞寬其程限幷暫假在官隸卒從行上特允之人以爲殊典
王佐字應舉先世河東人洪武初籍南海初爲東莞伯何眞所辟以薦

拜給事中天性孝弟父沒時有廖元正者爲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旣貴後元正之子犯法言于有司以己資贖其罪哀慕終身形于著述

林祖字述古潮陽人少孤貧元季挈家避亂行遇獠賊母莊氏與弟進皆掠去祖追之不及旦夕悲慟籲天誓曰不得吾母吾奚生明與山海底定祖求之山中至程鄉大吠輋見焉而哭獠人阻不與潛訴于官遣吏偕往贖之中閒十四年矣洪武三年舉明經以母老乞終養十三年復舉孝廉赴京賜衣九襲鈔五百貫授四川巴縣丞以廉能聞陞河間府通判尋致仕卒

孫質高郵人事親至孝元末避兵廣陵值張鹽兵亂質度不能俱免謂其妻曰不幸至此使父母殞于兵手則終天之恨遂棄妻子負親以逃奔蘇州二親以壽終洪武五年還高郵有司上其事未及旌表卒

陳洽字叔遠常熟人洪武初以薦授文選郎中歷官兵部尚書諡節愍洪武丙子父以貞戍五開以沒公去官至家時五開蠻寇竊發公匍匐

將往以歸父喪或止之公不應號泣以行其後觸瘴癘冒危險間關五千餘里竟負骨葬焉

山陰縣民徐允讓值元末兵亂與妻潘氏奉其父母避兵山谷間遇寇砍其父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即以允讓能捐生以代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王忠武進人洪武初父友諒以輸稅後期法當死忠時年十七即自詣京懇請代父比至會赦得免人以孝稱宣德中以國子生除兵部主事竟以母老乞致仕

陳圭台洲黃巖人也父叔弘爲其讎人告罪當死圭詣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事聞上以孝子特之赦叔弘俟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天下勸既而刑部尙書開濟奏罪有常

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聞者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焉王叔英曰圭者其死孝子志也圭何憾夫法咎繇執之而已而帝堯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而持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者天道乎

王溥洪武初中書左丞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失其母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岩非穴必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乃披荊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溥即入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

鄭淵字仲涵□□人洪武初以恩冠帶不仕其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臀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爲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不忍食因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瞶疾迨居父喪拊膺悲

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闋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

喻德昭臨川人洪武初父以戶無田移種鳳陽昭六歲育于所親年十四知之詣鳳陽尋弗得問關十年得見于漢中屯所而母已歿乃扶父歸病卒廬墓哀慟過禮竟死墓傍

吳總洪武初蕪湖縣丞性至孝晝海雲南望圖懸于壁以思親民有不孝父母者必痛治之復泣曰吾以不得侍親爲憂汝幸得在膝下何不孝人皆感化

莫轅字巽仲吳江人父繫獄將刑轅年十一乞代父死遂釋其父而繫之獄後獲赦家罹季父黨禍轅以附尺籍免保兄遺孤甚至變姓名入都下竊父祖骸骨歸瘞家被火迫母寢轅持以出卒諡貞孝先生

沈伯剛長洲人本孟姓自少立爲母姨之夫沈勝五後勝五坐事當誅年且老伯剛願代死勝五不許伯剛堅欲代之時年方十七臨刑太祖怪其少問故特赦之

戴君用長洲人父福之洪武初因監稅失火法當死君用身代父刑其妻吳氏守節旌表

魏文昌華容人事父母極孝父獲死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闕上疏願以身代高廟許之臨刑語其弟曰謹事二親如吾存時也遂伏法時年十有八歲邑中哀之

史五常內黃人父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于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權厝之攜五常北還每諭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既至弗獲旦夕泣告于天路人憐之遺其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爲白于臺馳檄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斂襯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

范從文者吳郡人范文正公之後也有父某爲吏潮州卒不能歸從文尚幼遂奔走求喪哀感道路初失所在偶遇天雨土隤乃露柩遂啓之

以歸人謂孝感所致洪武中以孝廉徵

危貞昉字孟陽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

坐法讁役江浦縣貞昉時爲郡學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欲走代之守

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于我

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

孝先不幸挂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氏春秋

復踰九十日夕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

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死無恨聖天子以

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役衣欣然

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時年二十

八宋濂爲之傳

朱煦台州仙居人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假色辭少不

如旨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

季誠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眞猶子也其父季用

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能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得不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役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爲陳于上上覽其情遂舍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哀臨猶己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非命王公叔英嘗傳之曰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梁德遠邵陽人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任戶部郎中逮繫詔獄德遠中甲科不赴瓊林宴及父謫戍上言請以身代高皇帝憫其父拜工科給

事中

趙孝先臨海人爲國子生其父老矣洪武末年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卽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

朱昱長洲人父當遠戍老不能行而兄先逃去昱年止十六請代往有司少之欲追逮其父兄昱備極笞楚固請代之部使者憐之改留蘇衛

瞿嗣興字華卿常熟人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爇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旣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鎖如失一日母思菱食時菱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菱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菱人以爲精誠所感

方克勤性至孝家居時海寇亂掠村落焚廬舍克勤躬負太夫人入山

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宫外遇太夫人與己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縣棄之至敗臭乃已母病思食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僅得菱三歸以食母母病如失後母又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公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撫剔汚扶起臥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愈或告之以股肉可瘳乃置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公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頓顙于地顙破流血于面刀弗動公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乎知刀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裹創戒左右勿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羹喜而握箸病遂已

程通字彦亨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庚午南京鄉舉初授遼府紀善歷左長史其先自歙篁墩遷績溪遭母喪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祖平以鹽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喻其旁引衆人則可

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甚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瘞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鄉縣有治跡父以誠尤以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鄉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瘴作偕行者訹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瘴死聞者悲之時平已老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而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其祖至乃并召公東西立玉階下顧公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噎不能仰視高皇帝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

楊敬歸德衞人父昱洪武間陣亡敬方十歲聞訃卽哭踊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于先塋之次事母文氏極孝謹聞戰陣事輒流泣不已時人以至孝稱之母卒哀毀踰禮方殮在堂隣不戒火將及柩敬

仰天大哭俄反風息火鄉里異之受旌子愍舉人仕至知州

錢英字可大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貢試既又中撫州路貢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氏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竄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其姑縛張氏張氏即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嗟夫變故倉卒之頃而

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悲也國家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泣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

鄭克敬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飲食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忍食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孫太僕緒家居足不及官府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性嚴急或怒公長跪暑月揮汗如雨遇初度愀然塊坐終日蔬食曰吾念母氏劬勞也

蘭公芳字□□山西夏縣人洪武中舉孝廉永樂初歷官工部侍郎事其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責之芳

謹受教不違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登洪武戊辰進士歷官吏部侍郎性至孝讀書賓香山時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廢會夜歸值大風雨昏冥不知所之得一牛兕憑之而去及歸啓門乃一黑虎也時以爲孝感所至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瑋病癘延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于左右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瑋念兒卽孝而婦或噴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是夜父起溺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參其腦驚曰爾爲誰祥曰兒也知父晝所云者漫語特候于此卽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吾其痊乎已而果痊祥與妻益極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

周炳舞陽人事母焦氏至孝母病哀號籲天願以身代母思獐肉炳四出求之弗得悲痛愈切晚忽有獐入其室殺以啗母病遂愈洪武中旌之

易楚誠吉水人洪武間父遊貴陽歲久老且病楚誠侍養不倦父嘗盛夏思冰楚誠泣天致懇已而大雨雹又嘗病瘍醫欲得兔髓和藥楚誠求之野偶有羣鷹攫一兔爭食之持歸付醫疾旋瘥有司欲上其事固辭曰此非吾誠所致偶相遇耳不願以是得名事遂寢

淩餘慶宣城人當洪武癸酉以匠役京師家有母病劇餘慶聞之憂甚夜焚香祝天刲股求療時禁嚴不得歸白于官以聞勅所刲股付餘慶妻兄楊添一持歸妻和糜進其母尋愈詔復役旌其門

顧淳長洲人父名言嘗患頭風後勢益熾醫禱百方弗効乃呼淳永訣欲自裁淳時年二十一駭愕密禱于天剪其髮際之肉投藥以進不令其父知也既而病立愈後不復發鄉閭驚異以爲孝感扁其室曰孝感而繪其事以傳

孫毓武陵人初登洪武丙子鄉試後代祖父行戍十有四年母喪廬墓躬負磚土築臺丈五許年幾百齡而卒

王中登封人家業農母沒廬墓披麻食粥未嘗櫛髮易衣時旱後鑿井

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籲天泉乃湧出鄉里謂誠孝所感洪武間表其門

陳汝楫字傳巖象山人事親以孝聞後親沒未葬鄰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筐篋走避汝楫與其妻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已而風返火息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官王禕傳之事聞于世

顧仲禮保定人幼孤事母至孝遇歲凶負母就養他郡十年始歸見蝗起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爲養乎俄疾風蝗盡去苗得不傷母卒廬墓三年哀慟如初洪武中事聞旌其門

洪武二十三年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期年願終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已失節難渝定制詔從之

王讓字宗禮山東益都人事親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施教以孝爲先諸生有以罹艱告者讓一聞涕淚輒涔涔下以故多所感化文皇帝簡侍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

之原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皇太孫敬而愛之歷官吏部右侍郎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故待制禕之子洪武末以文行薦徵爲國子博士嘗爲蜀王所聘待以上客仲縉痛先待制死節鑾徼遺骸未返丘隴白其情事王悼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卽死所奠祭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爲之泣下霑襟著滇陽慟哭記以著志旣還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

蕭邦現吉安廬陵人少讀書不盡通父母責之曰汝不勤苦書何由通顯親揚名無日矣邦現泣拜受教於是夜則讀書日則聽講聞曾子養志之說益思求養父母之志者惟成儒名盡子職而已凡先達有學行者必摳趨求教焉久之學成得舉明經爲邑學訓導每得俸給必製衣服備旨甘以奉父母扁其堂曰養志昭事親也革除年間晉國子監典

簿時博士王紳以純孝聞邦現恆往聽其言論焉每得紳一言輒識之不忘見諸生有三年省祭及爲養親而行者必委曲成就之有不顧父母之養者邦現每呵責之其趨操類此祭酒張憲宗司業張智禮重之亟稱其孝云名公鉅卿詞翰爲養志而作者類爲卷冊梓行以勗其家族學者稱爲養志先生

李得成涑水人母張氏避兵度不能脫自投於河後得成夢母在河冰下臥冰俱釋洪武中以孝廉舉官陜西布政

唐淳字愚士山陰人以薦舉爲建文中侍讀父仕國初應奉文字以讁死臨濠淳辛勤跋履奉喪歸葬追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凄切動人聞之者爲之掩泣

閣順霍州人自幼兩足瘸不能御履永樂初因縫鞋爲生以養父母父母歿附葬祖塋手足拖地延至臨汾就食每遇寒食節拖延至霍州墓所拜掃畢復至臨汾往還三百餘里五六年間孝心如一一日拖延至

趙城北衛鋪有人指而言曰汝起而行必不瘸矣順如其言果起能行若素無病者同視所指之人則不見矣咸以爲孝感所致名爲閣孝子

楊士奇世爲儒家一歲而孤母改適德安府同知羅理歲時祀先祠恆命諸子陪禮公獨不見命時尚六歲以問母母泣而語之故時公甫七歲遂竊磚土做作神主於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鑰祕無知者左右覘知以告德安且伺公入謁與母宜人從戶外竊視之見其進退拜伏皆感泣遂令復姓

永樂二年五月錦衣衛奏明日上詣孝陵請具法駕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導前已而顧侍臣曰明日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梁孟祥順德人性至孝永樂初父以吏流口北孟祥甫四歲擕于牆屏之下語之曰吾行恐無還期兒別我矣父果不還孟祥自後拜於牆屏下則泣終其身歲久牆壞人令毀之孟祥不聽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妻喪亦不娶

張信字彥實掖縣人孝友出於天性自幼雖飢渴飲食不先父母父喪哀毀母病數更醫不效益困聞人肉可療疾卽自刲臂煮液進之遂愈永樂初鄉里上其行有司以達於朝下御史驗之信詔旌其門命爲尙寶司丞授承直郎

曾士元字仲仁萬州人篤於孝友父曾病瘡犯豕肉卒遂終身不養豕見卽悲泣母疾侍湯藥寢處不遑執喪哭踊絕而甦者數次哀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過祖塋雖夜必拜

陳立德慶人父宗錫號樂靜爲撫猺舍人率猺入貢因事之遼遂不返立七齡自知讀書既壯告其母曰父去久音問不通若不訪求天地間一罪人也聚糧走燕趙書姓名情狀於衣背日詢訪之至平屯衛遇一父老攜至家出其父所作樂靜遺稿因獲殯所立齧指滴血而骸果滲仰天大慟絕而復甦乃負骨以歸間關者萬餘里禮部侍郎陳璉作陳孝子傳以傳之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歷官文華殿大學士性至孝甫十歲遭父喪哀毀

幾絕洪武中薦知江西樂安陞光祿署丞母病躬湯藥弗效叩首籲天求以身代母愈年九十終比葬躬負土封樹廬墓三年孝感烏鳴泉湧兎馴之異永樂二十二年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又命以其事狀朗誦大廷示百僚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弗稱上曰朕之除卿嘉其孝以風天下之爲人子者他非卿責也子倫字民表領永樂丁酉鄉薦學行修明養親二十年親終隱居教授不仕倫子宇亦篤孝道倫年九十病臥宇侍湯藥寢不解帶既卒葬廬墓負土種樹成林晨昏哀泣母卒合殯亦如之州守以聞旌表其門

黃公潤玉字時清鄞縣人以鄉舉歷官僉事五歲侍父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之歲十有三時攺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楊司寇翥天資孝友年十四適其父教授承詔預修永樂大典公隨侍至京既而父疾且卒公於侍湯藥備棺斂無不致謹扶柩歸葬於錢塘

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侍養謹甚會其弟宜領鄉薦而公亦被召乃謂弟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母何恃以爲養耶弟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公友愛其弟無間終始

凌孝子失其名嘉善人永樂中甫弱冠父以典稅被誣逮繫京師孝子號慟上書明父非辜遂得釋水陸風雨備嘗艱苦遂以是殞人共惜之

王永和字用節號梧竹崑山人永樂甲午舉人歷官工部右侍郎爲諸生日大父得疾公日夜躬侍湯藥至廢寢食父有疾伏枕十八年公無頃刻少厭怠臨卒語公曰吾病不能養父母賴爾能孝吾瞑目無憾矣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永樂甲午舉人歷事都察院薦爲監察御史歷官安慶知府父曰禮遠客江湖間久不歸公既冠入郡庠爲弟子員博學強記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母在數千里之外歲屢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棄學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遘疾臥旅店中幾死一見父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鄉薦官至二千

石

董璘字德文高郵人永樂戊戌進士以母老乞歸養母病思鱘魚以非時不可得卽詣鎭江禱于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鱘魚以歸鄉里驚異謂孝感所致璘家居奉母十八年以孝聞時宰有久不歸省者大惡之每擯抑璘不使進官翰林三十年僅一遷竟以罪譴卒於家

羅瑋字宗器江西吉水人其祖曰汝敬登永樂甲申進士歷官工部侍郎瑋卽其孫也自幼友愛敬長尤善屬文以蔭補太學生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屢遷常州府同知居母喪廬墓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亦息山舊無虎至是一虎渡江周旋塋次狎犬爲侶瑋偶以疾臥其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鵲爲鳩鳴久而不去當是時墳生芝荷花生於原徐太史舜和爲敘其事薦紳多爲詩以詠之後邵寶視學江西爲立傳且述其忠信博雅云

趙讓肥城人事母孝傭力以給母終廬墓有虎夜至聞讓悲泣輒避去有刦入廬讓告止有二升米爲母祭資賊感其孝以百錢遺之永樂中

旌曰孝行

劉封君亮字彥明洛陽人故大學士健之父也永樂庚子舉人三原教諭素孝謹事父如嚴師既仕每值訶責猶跪俟杖怒解乃已

高舉字雲翰祥符人永樂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歷給事中性高潔少遊開封郡庠治尚書有名其父嘗因邊患選爲武士艱於行俾一僕代之僕因出不遜語公時年未二十聞之大怒卽棄學躬甲冑以往會事寧復學人皆壯之

趙紳浙江諸暨人高郵學正禮讓之子禮讓秩滿攜紳入京舟次武城河下禮讓失足墜水紳隨躍入水中以救水急舟駛父子俱死明日得其二屍紳猶手持父臂不脫高郵翰林編修董璘上其事旌之

黃璿字公瑾富順人性至孝年十二祖母嘗病渴思螺湯時天寒水凍家人遍求弗得璿往田中忽於水下得螺四十枚持歸作湯以進祖母病愈璿後歷仕中外致政而歸築室錫溪以奉母掘坎得泉芳冽異常人以爲孝感所致名爲孝泉母沒廬墓芝草生於塋域少傅夏公原吉

國子祭酒胡公儼皆作詩美之
師逵字九逵山東東阿縣人由太學生擢御史仁宗朝歷官南京戶部
尚書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逵亟出求
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逵驚呼天虎舍之去持
菜還母食之遂愈公年二十餘貢入太學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有氣
不阿御史御史劾逵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嚴面如玉盤戟髯拂
拂太祖目而偉之即以逵爲御史
盛宗巢縣人髫齔中喪父母再適後有人言在永平宗即走數千里至
中途染疾歸宣德癸丑復籲天而行時母年七十矣宗備訴其憂苦子
立買車載歸竭己奉養者二十餘年母壽終九十有六既葬廬墓三年
趙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被倭
虜去轉商日本其王知爲中國人召見之留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
遂爲上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倭主入貢宣德中與
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掠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

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柔遠方隆不欲遲留之遣令還
國許給驛暫詣金山乃惟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
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咸嘆異爲再生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
啓以聖諭番王允之仍令入貢復申前請詔許辭職歸養祥母子相失
幾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初志難矣祥事母備甘旨聞言及父事
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絰
三年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學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宣德元年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
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
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猶大況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
人倣之豈不敗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馬完驥長寧人宣德中貢年十八父瞽目憂甚晨夕籲天以舌舐之父
目復明人以爲孝感所致

定襄伯郭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

不肉食笑語者三年

吳順朔州衛軍永樂間父患閉結順舐穀道而通又病瘦嘗糞苦甜延醫療之思食野鷄求弗得禱忽有一野鷄飛入其家父卒時順年亦七十哀毁過深廬墓終喪正統十四年旌爲孝子後年踰九十遇詔賜冠帶

翁孟統揭陽人性嗜學好禮事母孝定省不廢母患失明孟統夙夜禱天舐以舌數月母目復明

呂仲和歸德衛人少喪父事母路氏至孝母因疾喪明百藥罔療仲和叩天泣禱舐之遂愈後卒廬墓鳩雀集墓所正統初旌

張諫字孟弼赤水衛人正統己未進士貴州進士自公始授行人未幾丁母孫孺人憂哀毁骨立廬墓三年致羣烏芝草之感起復拜御史往督福建銀課時當寇殘毁後民物凋獘餘孽間作公親帥土兵擒捕賊遂解寘父卒復廬墓三年芝再産墓傍

謝封君胤字世衍太平人侍講鐸之父也其母趙氏以節旌於朝有嚴

媵者感節婦之義誓死不二公禮事終身爲義服且祔祭之曰我子孫世世無忘嚴氏

畢鸞井陘人父貴莒州學正以疾卒于官鸞時年少窮不能歸喪遂葬於莒獨奉母李氏暨幼弟歸井陘家業荒落鸞朝則經營力食夜則讀書攻文章尤以父骨未葬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下不止正統紀元之冬李氏卒鸞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乃諭弟曰母沒無事於養我其歸父骨以葬遂衰絰銜哀徒步負父骨歸躬營壙合葬邑之西山既事乃廬墓側朝夕哀哭之有野鹿當哭痛時亦爲之悲若助其哀又有兔領其雛遊於廬之前後動息如家畜者忽巨蛇蟠門上不驚不愕若有所守衆始爲異嘆曰是乃孝感所致鸞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以聞詔旌表其門後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山西湖廣參議蒞官嚴明有清操學士劉文介公傳其事稱爲孝廉云

王彥達餘姚人故冢宰海日公高祖也父諱綱嘗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所薦任至廣東參議峒苗爲亂死之彥達號祕湖漁隱年六十裹父

尸自苗壙歸塟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

韓府恭惠王範址敏學篤行母荆久罹危疾醫已束手弗能療恭惠王色無主禱諸神乞以身代遂刲股和湯進母母竟獲全景泰元年七月事聞璽書褒美之

李宣字德輝澄邁人爲兒時聞其父云祖子惠補遼海軍伍南北萬餘里父子不相見者二十年遂悲號不自勝景泰癸酉薦於鄉竟往遼海時祖年八十矣相見慟哭見者無不墮淚御史戴縉哀之得循例就近補伍遂持其祖歸鄉人嗟嘆

成國公朱儀平生忠孝出於天性痛父死難誓欲雪恥沙漠旣官於南不得遂志每燕坐憤恨灑淚我先王安在而我享此祿乎賜第中道石寢兕或請修之曰此石先王所履吾不忍易也

林孜字志善文昌人景泰庚午鄉薦母雲氏病疽穢莫能近孜朝夕泣侍撫摩滌除未嘗離側醫謂疽有膿宜吮出毒孜一一吮之母果愈孜因此毒入腹中未幾亦病疽及劇自知不起嘆曰生死命也亦復何憾

所恨母老不得終養而反貽母憂爲是耿耿耳顧謂諸弟曰善事父母吾死無爲念也囑其妻子亦如之言不及私聞者悲焉

英皇御極察陳公祚忠直詔復舊官幷釋家屬公以父母藁葬且未成服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有曰古人立德必移孝爲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俾不克居喪之子而求爲仗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求爲歸順之士也借有此一人必當投諸四裔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倘可列諸朝士加諸官爵耶上嘉其誠詔許之御史河東薛瑄重其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有勁節苦心如金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並古人之語

甘澤閩洲人與弟潤俱以純孝稱歷官御史廣西副使旣謫滁州天順初召還至張秋聞父喪徒跣三百餘里歸葬廬墓日暮泣奠盡哀有兎蛇馴擾墓傍弟潤事母亦篤孝俱詔旌表

陳晟字美宣番禺人少孤貧同郡鍾定者育爲子遂冒其姓舉天順壬午解首後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將授官晟抗疏言臣本陳則恭子定

雖敎育恩踰所生然天性之親不敢違也况五喪未舉已二十年苟受一官義當致身終無葬日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將焉用之請復姓歸葬詞甚哀惻上可其奏歸事定孝敬備至未嘗言及復姓事定知之大詬晟衣冠請杖定杖至流血終不敢起亦感悟相與如初

方銓新城人以天順癸未乙榜除安陸學正奉親之任其父宿儒也性嚴潔不干有司自郡公廨以安父燕飲歸冠帶候門侍立雖丙夜必寢而後退少拂意卽解衣受杖

杜少司空謙天性友愛跬步不忍離父母方爲郡庠生卽以家事付諸兄奉二親居郡城既入胄監亦奉以行其後之官呂梁及前後侍朝署未嘗一日不在親側後任浙藩俸益厚而親不待矣時兄嫂已老乃迎於浙藩事之如所生南方多珍味每遇佳景對盛饌必惻然動思親之念

鄭鋐石康人事母至孝天順壬午母謝氏爲流賊所掠時鋐年十六哀痛不自勝辭兄弟挺身入賊壘紿之曰吾欲丐吾母豈惜金吾年幼金

皆母所瘞也願代母歸取之吾在此母豈忍不以金來賊以為然拘嶽而釋其母然其家實無從得金也嶽既脫母歸自幸雖在賊中言笑自若官軍至賊欲解去以前語詰嶽遂遇害嘉靖十六年知府張岳聞嶽代母死事請于御史就嶽所居梁村建祠祀之復建烈孝坊於永安所旌焉

榮瑄瓊州府前所人三歲而孤鞠於母與兄琇孝友出於天性天順四年賊據瓊城殺不附己者以威衆變起倉卒少壯多棄老幼走瑄兄弟獨扶母賊來逼琇謂瑄曰事急矣並死何益我以死扶母汝急去庶幾一人養母天幸也瑄去琇與母為賊所獲欲脅以行不從賊大怒置母於前以刀按母謂琇曰我先殺汝母次及汝矣琇叩頭曰能免母願得相從琇遂陷賊中大軍至琇自賊中走出為軍所獲執送主將將就刑瑄前叩頭流血被面請曰兄以母故陷賊母老家貧恃兄為命瑄弱不能為有無向者遇賊本不圖生用兄言以免長恨不代兄死今乃得遂所願願殺瑄存兄養母情辭哀惻主將不察遂殺之既而翻然悔曰凡

爲人弟兄皆當知有此義吾倉卒誤殺好人遠近聞者莫不揮涙嘆惜

劉鈇劉釪皆故侍講劉公球子安福人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罪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謚忠愍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釪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鈇仕至左參政釪選爲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綿綿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龐景華字宇春號□□上元人母嘗得疾阽危公湯藥必親嘗夜則稽顙北辰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爲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痢刲股如初復嘗糞甜苦謂其妻曰糞苦母不死矣果復瘳天順戊寅春隣火爇近所居乃籲天曰吾母老矣願天留此終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有司以其事聞天順己卯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家丁役成化初纂修實錄嘗錄其行跡以進母至九十有三而終與父合窆遂廬墓側有強盜十餘人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慈

烏集於松柏靈芝產於階砌縉紳多爲詩文美之

處士吳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父在京日命還鄉畢姻而來及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與妻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

劉珝字叔溫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和成化二十一年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珝力爭之無少避謀逐沮然以此不安於位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嚇之求退珝即疏乞致仕歸養珝性至孝雖貴左右奉養無所不至父性嚴或以他怒不食輒引諸孫嬉戲於前必得一笑乃已每受賜物必先緘奉得書即跪而讀之母沒廬於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於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諡文和至嘉靖初言官聞於上賜額曰旌賢

王冢宰華性至孝父竹軒公在家有病報至當道以不日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訃始至慟絕幾喪生父葬穴在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

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年百一歲考終時公壽七十有五煢煢苦塊哀毀踰制陽明先生幼鞠於祖母聞訃不勝痛割又聞公居喪之戚無以爲情乃移書與克彰叔曰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眞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慰蚤晚更望大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尚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尚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此堪孤疲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酒從遊可也況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尚爾煢煢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此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可蚤晚服事時嘗游嬉宴樂快適情性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孫不敢直致惟望大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

萬千萬至懇至懇及塋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

陳大司空雍初公祖父贈公嘗以浙掾滿改保定蠡掾後赴京卒妾吳及幹僕敬力弗能皆還遂扶柩歸蠡殯叢祠側敬死子雍移葬留新莊歷五十年無音問公成進士歸省時往來兩過蠡訪之不能得雍亦不知何往會公同年友何琛知蠡公託之而敬有甥李檀爲縣禁吳亦有甥王強因檀問強遂得墓所又出敬所藏贈公囊自姚赴京時所齎書傳及故友徐祖律與敬二札以爲驗何因命兩人至京報公公見悲不自勝既官刑部六年復歸省乃過蠡展墓歸復于父封公至是則啓蠡墓歸與祖妣鄒淑人合葬于桐樹湖云

徐公溥爲少宰日母何太夫人捐帨朝廷既命有司諭祭復遣官營塋塋已公結廬墓左居之終喪蓋自成化丁酉迄己亥歲皆纍然苫塊之中而號慟之聲人不忍聞時有白鴈二集于墓田白鳩二來巢于木飲啄自若哀鳴不去鄉人異之曰是非公孝誠所感乎邑令沈居振將聞于朝請加旌命公曰吾既居官旌命既非宜加而斯事又安知非偶然

也力辭乃止公既免喪乃取兩白鴈畜于家庭庭故有數赤鴈皆走避若不敢伍一夕野狐入庭中嚙赤鴈殆盡而兩白鴈獨存又若不敢犯者鄉人益異之曰其爲孝感無疑矣時吳文定公寬王文肅公偕爲孝感雙瑞記王文恪公鏊李文正公東陽諸名賢皆歌詠焉先是□□公終公亦嘗廬墓側有芝繞廬而生其墓在瑞雲山中地實多虎夜有豺驅虎遠去鄉人聞之尤以爲異而士大夫亦嘗形之賦詠久已播于海內矣雙瑞堂詩惟李文正公者膾炙人口

熊大司徒翀性至孝既貴父母相繼卒哭之骨立廬墓側奠薦如生歷忌辰弦晦節必謝客獨寢曰祿養之不及可恨也至生日曰吾母有難時也惡乎樂訖其身如此

劉稱字務敬永新人文安公之子以任子歷官南太常少卿家居昧爽詣祠堂焚香展拜即就繼母張淑人寢所省候起居屬有疾疫家人多出避獨供湯藥不離左右及母喪之日哀毀如禮與生己無異遇忌辰尤悲不自勝

張懷禎字應祥開化人父邦達任知縣有罪當刑伏闕陳情乞以身代
上悲憐其意俱釋之尋陞邦達監察御史紀善江秉心紀其事
陸太參容事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夜嘗醉歸母不樂自
是飲必半杯不敢致醉
劉閔字子賢幼有至性長知學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
定省溫凊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
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哭號于殯所
如是者三年鄰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沒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
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文公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于母
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
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
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年十七祖病劇祖
母欲爲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

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

李方鐃平人少孤事母至孝定省無間寒暑家貧業漁以美者供母餘乃鬻之不二價成化甲辰颶風怒濤方所居蕩析奉母出無所避遂背負其母以死收其屍尙負持不解邑令張濬聞之治殮且旌其事

林濟民海陽人成化丙午舉人歷官知縣弱冠時母病篤強命之娶婦至門而母卒足不入幃守苫次哀毀踰禮及葬廬于墓服闋始合巹鄉邦大稱之

陳思禮四明人七歲父蚤世母石氏誓不他適以鞠育之敎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唯勤暨弱冠母與之議婚已而母沒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答衆迫之曰娶妻以爲養也吾親旣沒何以娶爲親朋據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巹危坐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嘗書其傳曰遠則易忘人之長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恆言孝衰于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

儲巏字靜夫號柴墟泰州人成化癸卯應天解元甲辰會元廷試二甲第一初授南京吏部主事歷官南京吏部左侍郎謚文毅母王淑人疾時公爲諸生祠禱藥不愈乃刺股救之延數旬卒時尚未室宗戚强公娶公頓足號天足指俱碎乃已淑人遺命勿葬先兆內家貧無資公極力別營墓域每旦伏哭塚上夜則苦誦讀以期揚顯既致政歸疾革取紙筆書國恩未報四字而卒有所遺鬚髮手足甲各以囊隨殮初登鄉試歸至儀眞卽號泣赴家痛母氏不及見也

何景韶字仲律故僉憲景明之兄也成化丙午舉人歷東昌通判父嘗不悅侯父已寢跪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之驚曰爲誰也應曰兒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曰兒如是胡有不悅

胡汝礪字良弼號竹巖寧夏人成化丁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部尚書幼時母陳太夫人病目暴熾方讀書歸見之曰母目若此吾何忍用明也乃捐書不治絕其滋味夜焚香禱天形容憔悴居三日母夢神人告曰爾無慮爾目爲也爾子孝爾目爲愈矣夢覺腫翳漸散不旬

日而愈至爲主事聞祖母太夫人之訃哭踊幾絕外寢素食期年而後已

姜昂字恆頫太倉人成化壬戌進士歷官福建左參政嘗知河南府時母夫人年八十以懷土疾疏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上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他日除邊遠自効乃改知寧波

周昇字文暠宣慰司人成化間父嘗贊事宣慰時翁朗克渡土酋依山負固不奉職貢所司檄其父往撫父冒菁穿瘴抵巴煙寨忽瘖啞昇方弱冠聞變馳視之已七日矣人曰不可起也昇籲天求代刲左臂爲羹以進至夜乃蘇寨長老義而來觀者衆且以告諸酋長皆感動率五十九寨椎牛歃血誓以不叛月餘賫所輸賦集兵送昇及其父歸宣慰宋某擬以刲股事上聞昇堅辭寢之正德戊辰應貢授四川鹽亭訓導蜀人聞之喜得孝子爲師以老懇乞歸行李蕭然日與耆舊周旋澹如也子鑛舉人常熟訓導

夏鉞者夏太常寅子嘗舉于鄉太常七十致仕家居風度曠達爲吳中

一時人士所宗鉞奉之甚備太常好與賓客游樂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鉞先令人遍召太常所善客集城外之盤桓以肩輿舁太常至其處盡懽方歸盤桓者太常之別業也太常晚歲優游凡二十二年而下世養志如鉞亦可謂孝矣

沈忠歸德衛人父疾籲天願以身代父卒母姚氏喪明忠送死養生盡禮未幾姚卒廬墓手自封植成化間旌忠後患癰卒長子潑季子瀚廬墓人謂一門三孝

郭威襄英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于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謂公孝感所致後母卒公廬墓晝夜呼泣不絕臥寢于地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爲父母光墓不必廬也公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

吳凱字廷輔成化壬辰進士乞歸省親會母疾抵城即步入趨候衣冠拜床下晝夜躬湯藥母死既葬每日一至墓所號泣進香饌運土封植不資傭役

閔玄幼失父誠心事母母沒廬墓服闋復追喪三年乃服除三十餘年廬墓如居喪日成化間事聞旌表

李大綱字弘舉海陽人淸修苦學早喪母事父以孝聞父沒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成化丙子旣領薦以榮不逮親不燕鹿鳴士論重之

何鑑字世光□□人成化己丑進士初授宜興知縣歷官兵部尚書公天性孝友事父模菴公與太淑人雖貴侍立終日承候顏色無少怠兩居憂制痛恨不及時奉湯藥哀毀骨立出廬墓左凡墓上竹木皆手自栽植大祥後感寒疾親族勸之始家居嘗咏詩曰思親未遂曾參養報國徒懷秪遜心蓋其初之所志壯之所行念念以忠孝爲本

余全藤縣人天性至孝成化間賊陷城執其母去全持金贖之賊索無厭全泣以身代賊遂脫其母而殺全時年二十鄉評悼之

汧暘安裕王誠冽秦康王諸孫弘治乙卯父端懿王遘疾甚王衣不解帶食不變味湯藥必親嘗而後進之每夜稽首北辰乞以身代端懿薨

王枕塊寢苫盡斷酒肉雖醯醬鹽酪不入口將葬霖雨王禱之而霽葬已霖復大作明年墓上嘉禾生一本雙穗嘉瓜二實共蔕所植墓樹挺秀不萎慈烏異鳥環集其間王竟喪衰麻不去身獨處齋室以母馬妃早薨不逮已養追服蔬食者復三年弘治辛酉冬雪中萱草有花人咸謂孝感所至

朱恭靖公希周既以大冢宰致政歸臨終戒其子孫身後不得請恩于朝萬一臺章以聞主上憐之賜謚易名願無以文爲謚脱犯吾父之諱亡魄何安小子切記之

王大京兆震初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卒所至扁其居爲永感長沙李文正公宰館閣諸公爲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爲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悲思其親自在郡已獲推贈及爲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

華比部雲無錫人事親孝登第時當試館職君不顧徑假差歸曰雲親老矣是行也冀得見吾親耳翰林于吾何有

羅欽德字□□號介石又號毅軒泰和人□□□□進士歷官貴州按

察使既致仕家居三十年謝絕造請惟兄都憲公疾亟始一入城然不以冠服隨視疾臨喪後竟不見縣令而還公天性孝友栗齊翁或不悅輒長跽引罪色霽乃已自浙得歸旦暮侍几杖依依若孺子如是者七年翁隻字片紙寶之不啻拱璧微言細行札記靡遺微時曾淑人嘗爲製布履既貴猶篋藏之提覽輒痛不勝臨終命納諸棺以殉

石鼐渾源州學生居父喪廬墓時天雨大作山水泛漲生仰天哀禱其水至墓分爲兩岔弘治五年疏上旌表其門

林公鶚母程淑人性嚴終日侍立稍不當意則跪請移時雖終夜不敢離左右家有大小事必咨稟而後行及守蘇郡每退食必令公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輒笞之故公得以賢能稱

彭澤字濟物金城人弘治三年進士由刑部郎出守徽性至孝在郡迎養以日出視事不及侍食夕饋則入酌酒爲壽父喜琵琶澤嘗跽彈爲歡及沒徒跣扶柩出歙浦諸挽舁賤者皆遍拜勞苦之公初會試二場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劇病卽束裝歸朋輩勸其終場必取高第

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遂抵家母見之喜尋亦病愈

沈珵字言玉嘉定人母病目或云平旦以舌舐之可愈珵如法行之三年果復明父有脊疾傴僂不能起立珵日夜扶持不離左右聞有李神鍼者能起痼疾強要致之李欲爲灼艾珵以身試痛甚恐父不勝固請止是夜父夢神人語曰吾感孝子意爲汝鍼之鍼下驚汗疾遂愈弘治九年詔旌其門曰孝行

盛全普安衛戍卒家貧而孝母恆疾齋戒三載弘治己酉三月母病革不能爲藥度勢不可活詣城南龍王廟齋沐秉虔仰天禱焉質明剖腹出其肝刲之死而復蘇持歸其妻和羹以食其母衆聞奔至廟血跡在地壁書盛全爲母四字恐死累及鄉人也有司憫其孝給之醫藥七日而瘉母疾亦瘳正德丁酉卒莆田林廷瓛賦普安盛孝子歌曰君不見塚中鵲其母死其子銜草以祭仰天絕頸死而同巢又不見林中烏銜食哺其母遶枝晝夜不飛去以翼覆母聲號呼物類固如此人豈不如物家家愛兒如愛珠兒生母命誠須臾兒夜啼母夜起輒語溫言勸諭

視兒饑母不食兒病母猶泣兒出遠道母倚門黑風赤日思寒温兒寸草母春暉心欲報願則違不能致顯榮具甘脆床頭無金瓶無粟番思一夜腸百轉母益病兒益貧母身重兒身輕兒身況自母身出皇天幸燭兒精誠肝腸一縷入羹胾母命可生兒可死母病痊兒疾痊一時義事誰與傳割股奚須並牙煩貧哉此子尤堪憐嗚乎貧哉此子尤堪憐

廷弼林見素先生也

寇公涂水隨其叔父大理裕菴公於京師一日聞父毅菴先生病嗽急即暮裝晨歸千里六日夜抵家侍湯藥不解帶四十餘日毅菴先生見

公至喜疾愈鄉人稱其孝感

何宇新字子完博羅人性至孝父滔蚤卒每遇忌日輒悲慟不食事母甚謹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號泣不絕聲獨居於中門之外不盥不櫛不爐不扇衰絰不去身葬之日鄉人感其行致奠七十餘筵時積雨輛車屆道隨在輙晴既葬躬率子弟負土成墻自誅茅廬於墓側其居廬惟麻衣草履粥饔蘁藍而已形毀骨立哀動路人夜有虎蹲其門宇

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盡蚤食我無徒相怖穴壁視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輙復至每浹旬易二虎如瓜代然宇新忽有危疾鄉人舁歸治之虎亦去疾愈還墓又復來遂視之若素豢者家無應役之童畜一犬每五日往候墓所有所需書片紙繫之遣歸家人即其備使負至居廬廬前嘗有慈烏翔舞冬月梅先實竹孫枝駢出閭里婦孺莫不流涕感動稱爲何孝子有司以狀聞有詔旌其閭弘治二年當大比主司初入境藩臬諸公迎謂之若暗中摸索得何孝子者即糊名不媿古里選眞足爲得人慶矣是科宇新果中式所司大喜宇新嘗遊白沙陳公之門陳公書卓行二字并遺以詩曰遠舍烏成陣終年虎臥門山梅初並蒂冬竹又生孫蓋實錄也計偕不第受業成均同舍生見其近體衣尚結衰絰帶牢不可解故事國子生次第試事書選亦視爲淹速於時同舍生皆推先宇新祭酒謝文肅公鐸大激賞爲紀其事弘治五年詔孝子嘗被旌者不次用之於是銓選破格授宇新南京光祿寺良醞署正秩滿遷宗人府經歷兩任皆得贈父如其官母孫安人進宜

人請告展省卒於家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其父永貞因嫡汪氏無出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苦之其姑不得已還馬氏於母改適余姓不知馬氏已娠四月矣月足娠生卽用也明年永貞歸怏然於懷其伯父廢翁寬之曰婦去而子存亦不幸之幸也永貞卽持歸寄乳鄰母孫氏囑曰此離蚌之珠也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收而鞠之踰年嫡生子同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蚌矣永貞意終不釋用甫冠始知其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謀於族人琦密詢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曰弗得吾母弗已也遂因事與琦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以籲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郭覓之殆徧弘治壬戌孟夏望日暮宿休寧黃畬農家一寡嫗出問曰子爲誰用告以名氏及尋母之苦曰汝母爲誰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卽抱用曰汝母卽我是也於是子母相告以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爲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甦而得命乃并其同母弟余浩

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其誠撫二弟恩愛俱至乳母孫氏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嫡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焉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懟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不戒火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考墓木拔勢西壓祠屋用懼急趨之木忽東墜祠墓亦俱無恙人以爲孝誠食報之驗時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饒之廩粮所以維世教也君子曰用之尋母與嫡母同處視宋朱壽昌一揆也一判河中一膳於庠同一見旌於時也至其誠足以感嫡而動天則壽昌所無焉嗚呼孰謂今人不如古耶

陳倫字斯常祁門人弘治改元夏夜失火家皆奔竄其父文耀公在殯倫倉皇無措撫其棺而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災卽與其妻舁出之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爲異感

孝子虞謹字靜之世居南村之桃浦鄉孝子幼時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傅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

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惟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祖翁憐其父衰且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拜陸續墓次彭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哭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役文懿爲之請得免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乃貽親萬里憂罪何可言弘治辛亥父遘痢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毀吾身無災吾親久額爲紋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斂殯卒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苫塊袒髮面黑如因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寢磚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備陳平生所用又作哀文三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斂哀奠一如其父遠其內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門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予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瘦齋尚書碧川楊公大參曰齋張公侈

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亦稱曰虞孝子及虞瘦齋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鴿鴒來巢寢室馴若依人聞哭聲則嗚嗚若助之者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長洲人父沒遂捐棄儒生業絕意干祿有諷之者輙曰若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獨奈何邀尺寸之榮去離膝下也蓋色養無方母寢斯寢母膳斯膳扇枕席滌廁牏以爲常母欲有所往輙翼輿刺舟挈甘旨以從年近百齡而沒孺慕者終其身母與一鄰嫗故相懽也而鄰嫗災於鬱攸無以爲家母念不置先生跽而言曰夫人無苦請得延之母室旦夕共飯是鄰嫗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如是可也後巡撫彭公禮見其詠石磨詩詞旨淵蓄乃又高其行詣固請相見則固謝不往敎守令禮致之坐語竟日歡喜過望若欲收之幕下者先生測其旨頓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備牛馬使且老母困憊非兒無以起居望垂哀憐釋之返舍以全母子之命卽公賜渥矣公益嘆異

黃畿字宗大香山人補郡諸生同舍生攘雞貰酒邀之謝不往卽束書歸曰是固嘗業舉擅場者吾胡可與侶哉自是絕意進士舉隱居粵山

之椒平生未嘗袒露星月下夢寐爲不善言必叩齒籲天以謝居暗室
抱寂終日臨妻孥無有情色天性至孝考君既葬日猶哭諸墓方晨有
虎突至則俯伏而去旁有山人廖翼與一頭陀見之大駭識不自覺也
翼爲作黃孝子感虎歌歌曰黃孝子遇於菟孝子慟哭不自覺氣呑於
菟恬若無於菟初來威烈烈咆哮未發石欲裂須臾俯伏孝子前叩頭
致敬腰爲折吾儕旁觀股方戰孝子淚眼何曾見乃知至孝通蒼旻嗟
爾於菟良有神

徐珪字信卿江陰人乙卯舉人弘治乙未會試適言官華昶劾學士程
敏政鬻題于徐經唐寅證及于君乃與昶同下詔獄覆視朱卷在不取
列其事乃白然卒坐黜名并其舉人亦去父鼎永州府推官怒其如此
遂數斥詬君君亦自放達每出禮度家人邵宗源趙錩者以讒巧得志
於永州數作不法君每痛懲之乃皆含怒以讒於永州疑焉比君偶失
犢圈黃金也乃笞侍僕於勉勉及其父眞亦積憤締結源錩讒君於母
吳氏云君有欲將之心如陳南金舉也既久母亦信之遂及眞等各寓

書於永州永州卽以爲然棄官歸家日尋索其惡未幾君之羊食田永
州赫怒卽入書室捽髮擊召諸家人以其未死也舁之庾室灰眯其目
釘貫其顱積米于其軀體而君遂絕夫君不得舉人已矣乃幷其齊民
亦去嗟乎讒言之難明也久矣夫信卿求仕於國而以誣見黜求克乎
家而以讒見殺雖或微行小節頗有隙致然而嬰毒冒害又何若至是
烈耶則古之人不得於君親者又何言乎夫至愛莫如子也乃有手刃
之慘蔘寢亦不變鬼神亦不告疑若無天矣然君死之夕雷電繞舍遠
近驚異而永州考諸家人無驗輿悔不及則雖有天又何後耶至禍莫
如身見殺也乃君旣不知逃而一時諸姑伯姊兄弟叔季未聞有被髮
嬰冠之救疑若無人矣然君死之後哀有傳誄有詩祭有文至江陰有
志載其闇達倜儻抱負書藝死於家奴所讒人咸傷之則雖有人又何
後耶君之子中孚言及君事涕泗交頤或以怨天或以尤人豈不以君
遭人倫之變耶
王軏字載卿江都人弘治己未進士性孝爲諸生時父病思食柿以非

時不可得遂終身不食柿

梁東之字宗海德肇人舉弘治辛酉鄉試仙居知縣性至孝友祖母温痢中裙厠廁身自浣滌兩月不懈初放榜下第者哭東之亦哭人問之曰幸得祿於主司而親不逮是以悲耳

陳獻章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太夫人耄康強如壯先生以古稀年願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其後母死也後喪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娛耳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謚肅敏天性孝友未仕而孤後歷華要每念祿養不逮輒於邑哽咽二親忌辰齋素奠獻年且八十不能拜起命子攝之扶立其旁猶嗀然

廖紀字維修九江衛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官廣西副使嘗於外艱解

官歸餓值寧庶人之變賊據九江城內外居民皆走避公獨守父柩不去後居喪走避者其父母柩多爲賊所焚燬獨公之父柩巋然無恙人謂爲孝感云

方重杰字思□□□人故簡肅公□□冢子也少奇俊老成侍父官粵值黎人符南蛇搆亂父在軍中歷三年所母陳氏病劇徧叩諸神扁弗効重杰皇皇一夕焚香籲天曰母以父憂子以母育願母生卽貯躬奚恤哉乃密持匕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疾尋愈嗣有訛傳父遭兵衂者母飄驚怖卒重杰殯殮弗愆於禮哀毀殯復蘇年方十五也粵諸父老舁弗咄咄異之扶櫬還遇夜雖風雨露次弗離荒林野藪聲嗚嗚孺慕使人不忍聞世宗朝巡按御史曾珮疏言其孝行詔立坊旌表

王公恕爲太宰日疏題雲南按察司僉事林淮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堪就養辭官則家貧難供朝夕至親無人可託乞要就於本處或附近府縣學校教授教諭以便養母情實可矜況本官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得已哉合無俯從其情授以附近地方府學教授職事令其到任以

便養親親終仍除僉事職事一以慰本官母子之情一以爲臣下忠孝
之勸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除授直隸常州府學教授